新刊鳳洲先生籤題性理精纂約義

論題 ○河圖洛書相為經緯 ○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四字該易盡河圖之數 ○位數所以不同

性理精纂約義卷之四

易學啓蒙

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陳潛室曰經言其正緯言其象而二圖互為表裏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正洛書為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為正而河為又為變二者交縱廣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為此所以謂之相為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伏羲之畫卦其表為八卦而其裏圖可以為疇大禹之叙疇其表為九疇而其裏圖可以為卦但當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耳此所以謂之相為表裏也

大傳云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胡玉齋曰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得為次第辨其類而不容紊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為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間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

○朱子各舉所重 ○尊陽之義昉於此 ○三同二異 ○河圖相錯之說尤惟 ○默契聖人作範之心 ○九疇子目 ○天地万

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胡玉齋曰河圖數十十者对待以立其體故為常洛書數九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為變也常變之說朱子特各舉所重者為言非謂河圖專於常有体而無用洛書專於変有用而無体也○陽大陰小陽饒陰乏用故陽得用全而陰惟用半其尊陽之義實昉於此矣○圖書之一六皆在北三八皆在東五皆在中三者之位數皆同圖之二七在南而書則二七在西圖之四九在西而書則四九在南二者之位數皆異○董錄曰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朱子曰所論甚当河圖相錯之說尤惟○胡玉齋曰禹之則洛書以作範未必拘拘於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然有一至九之數資有以默契聖人作範之心○九疇子目者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十福五極十一總五十五也○邵子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朱子曰太

而之理不居其中○所本第一義○此二文先儒未曾發○康節余第○二者各有不同程人扶陽之至意坎離功用之大程子曰與此合義之微虛今人所

太極兩儀四象入卦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象、四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老陽位一便含九少陰位二

便含八少陽位三便含七老陰位四便含六數不過十惟此一義先儒未曾發先儒但說中間進退而已○陳

壁中云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書者康節之餘事耳

以乾兌離震為天四象者以此四卦自陽儀中來以巽坎艮坤為地四象以此四卦自陰儀中來朱子以乾兌

中艮生於太陽太陰故屬其象於天離震巽坎生於少陰少陽故屬其象於地二者各有不同也○諸卦皆乾

所君宰聖人特以君言之扶陽之至意昭昭矣○坎離列左右之門故凡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

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所以極贊坎離功用之大也○天道貴陽賤陰聖人抑陽扶

陰程子論後之陽長而曰陰々然聖人不言正與此合○翁氏同先天位坎離以卯酉後天位坎離以子午只

此四位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義文微意○蔡西山曰揲著在天地則虛一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揲一而用

以知變化之道 ○見得前賢所未到 ○方見聖人一部易 ○看兎可作入卦

○孔子從先進之處覺 ○程先生取象盡精 ○寓愛礼存羊之意 ○家礼大

四十入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朱子一生只看得大事故象兩件文字變易得前賢所未到処○看數象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程子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兎尓可以作入卦數便在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着耳

家禮

朱子云家礼一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文敦本実以窃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程先生木主之制取象甚精可以為萬世法伊川云作主用栗趺方四寸象歲之四高尺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復曰先生家禮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礼存羊之意此又家礼之大父所繫○祠堂一章分在祭礼端首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故特著於篇端○張子曰宗法立則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

◎刻繫　◎閑禮 世之本　◎朝廷大有所益　◎議盛　◎最得祭祀本源

義既立朝廷豈有不同◎贊禮師因士婚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贄矣◎程子以高祖有服不可不祭某最為得祭祀之本意

律呂新書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為法猶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禮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三致意焉而和峴胡阮李范司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季通

○珠不出盤

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孚西山）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寘契（諧合也）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瞭不晦也）而淵深（文不淺也深不驕也）縝密而通暢（洞不滯也）不為牽合附會之說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喻其可法而又不踰矩也）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今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黃鍾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十分）之數則漢斛（斛銘文劉歆作見漢書）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名安封淮南王）太史小司馬（即司馬貞）之說可推五聲二變（古只五聲至周加文武二聲二變謂之七聲五聲為正二聲為變也）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也）之不得為調（和也）則孔氏（孔穎達孔子三十二世孫）之禮疏（禮記曰千金隋末舉明經後仕唐累官國子司業祭酒撰五經正義）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

○孔孟正脉

○近世諸儒莫之及

○黄鍾麦

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

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

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之時

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

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泰蓁四分之書亦無待

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

朱子曰蔡神與數子季通西銘程氏語録經世正蒙而

語之曰此孔孟正脉也○季通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

儒莫能及○黄鍾者陽声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九分

寸之數具於声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

而声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

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

氣之元

○黃鍾全數

○聖人一天人贊化育之道

○黃鍾萬事根本

入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二律
由是而損益焉○按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
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
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二分本
律而損其一也陰數以四若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
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
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
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易著盡天下之義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
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雷霆細而蠛蠓無非聲
也易則無不倫也律者則寫其所謂黃鍾一炁而已矣
雖有十二律六十調其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天為中
麦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而中節也以聖
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國朝會要曰黃鍾為
萬事根本蓋言度有長短生於黃鍾之長量有多少生
於黃鍾之容權衡所以權輕重生於黃鍾之重○張子
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又能知之○太史公
曰黃鍾始於麦氣之元出周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

○[illegible]有可求之理

○古人制作之意

○人統天地之功

○同心一統之義

○黃鍾至尊

○古人三五以存法

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之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又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音以声之清濁氣之先后求黃鍾者是古人制作之意也漢志曰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風被八荒以人統天地之功○漢前志曰黃鍾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而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

按一黍之廣為分故累九十黍為黃鍾長積千二百黍為黃鍾之廣古人蓋三三五以存法也

洪範九疇

蔡沈西山仲子也三十歲卽棄舉業一以聖賢為師別號九峰

蔡九峰自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繫辭也）紀天地之撰者（[illegible]）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

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鍚神禹而數不傳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

內篇上 十四首

太極未分沖漠無朕萬象具矣兩儀既判動靜無端後則先矣氣根於道道者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隱神應而不測所以然乎此者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矣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

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為虛釋氏為無形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焉乎不瀹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真知真見

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為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為難義之

賢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為其所為不為其所不為如水之寒火之熱矣性之而已矣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即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假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徹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者其無矣哉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体

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離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朱子曰以二氣言則神者陽之靈矣鬼者陰之靈矣以一氣流行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

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蓋有不能自已者焉

○君子貴同賤獨

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貌思者形氣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失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

○天下之理得

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人之心一實為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於中無所偏倚也同體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illegible]應範

而萬化所入之門

以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得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無外不可窮也[illegible]

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耶[illegible]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illegible]育命西南萬物之所入也入則復命[illegible]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逆[illegible]不觀其出無以知物之育不觀其入無以知物之復[illegible]火之剋金水之生木出入循環生剋嗣續老彭得之[illegible]以养身君子得之以养民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

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違禮而後可與言數[illegible]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老子佛氏)非禮之治堯唐之說也非禮

○君子所不由不為不言

○為化机動

潘氏（[illegible]）之数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為不言也

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萬化之機軸也（上言礼义此言仁智互見之也）（智則翕聚仁則發散）

謂仁智之間正東北萬物所出之地故曰萬化之机動也

内篇中　七首

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数也象非偶不立（五為土五行之数也）数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数之始也（究極也）

河圖非無奇也（[illegible]）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無偶也（[illegible]）而用則存乎奇偶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

能狐決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

○君子立正以俟時

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靜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聖人因理以著數

數由人興亦由人時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

○聖人所以數天下

後世者也

後世

義之所當為而不為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為而為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悔（戲玩也）非義而占謂之欺靈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言事必應也）有不謀也而用無不成（言用必成也）誠之至為神可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〇動之以天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於天其陽乎道於地其陰乎於人其仁義乎（立人之道也）人若兼天地而參之蓋是故天覆地載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為貞

於人若兼天地而參之

○聖人經天緯地

○九職任万民

内篇下 一首

溟漠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岳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為九埜別地為九州制人為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為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筭九職任萬民

九賦斂財賄九式節制用九府立圜法九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儀者人物也會者王會為之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兩繫經稱也繫者級也所以繫屬萬民而遂其不役者有九事相繫城上之類也邦國之民營國九里制城九雉九階九室東西北南合三皆共為九宮九經九緯國中之時又有九室四之九嬪者九卿之所九經九緯數之度也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皆數也司功○真西山云蔡氏範數三聖之易○参三聖之易同功

理氣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道即是理初非判行是二者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而一二用之謂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而言之理有以為主氣則為其所受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性本理所賦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形因氣所成

○不害二物各為一

○太極本体用之分

○二者常相依

○万理統会之名

○万物万事原於然

○天中一

理只是潔淨空闊底世界無形迹却不會造作○理氣在物上看則渾淪不可開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

太極

吳臨川曰太極本然体用之分當其靜也太極在其中因以為太極之体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因以為太極之用○二者常相依（指理氣一言）真西山云太極者萬理總會之名也萬物萬事原於然理氣分二則為陰陽分五則為五行

天地

以形體謂之天（以氣言）以主宰謂之帝（以理言）以至妙謂之神（変化莫測）以功用謂之鬼神（張子曰鬼神者[illegible]）以性情謂之乾（化之消也収斂收藏乃見性情之実）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

物

○善觀於

此必知道

○天地所

以爲中庸

○天地之

祖

○天地間

如洪爐

○天地安

有內外

○如魚在

水

○剛風

○此事深

有可驗

○康節不

出此意

○桃樹李

花

天中一物地○程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天地之化雖蕩然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爲中庸也○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間如洪爐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本原之理造化又焉用既散之氣哉○天地亦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問天有形質否朱子曰只是个旋風下輭上堅道家謂之剛風○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者却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若果無心則須桃樹上發出李花他又却自定故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盤相合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捧閉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水漏矣○大鈞播物一去便休豈有散而復聚之氣

○西銘註 ○合 ○休 一去貨 ○天地所以造万物

○南北極待其兩端 ○磨蟻 ○秉燭挑兩

許魯齋曰天地所以造化萬物日新無敝者也

天度 附曆法

程子曰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與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懸扉指南北極為天之樞紐言○日蝕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兩人相去差遠食扇在內地在外不能掩燭或秉燭在內執扇在外則雖近而扇不能掩燭

陸象山曰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后日漸南至秋分还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北百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忽謂之黃道又

○日月行道之大略

○堯夫歲差法冠絕古今

○堯夫李似揚雄

○合璧連珠

○知聖人之進退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

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月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去交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即月行之大略也○程子曰邵堯夫立歲差之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云○堯夫李似揚雄指歷法言

陳潛室曰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天文 附日月星辰雷電雹陰陽五行四時

胡五峯曰觀日月之盈虛（朔望氣盈）知陰陽之消息（詳易中）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卷舒隨乎其時）

朱子曰天地間無兩立之理（寒暑晝夜君子小人天理人欲）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一物）然無時不然（一時）（盛者衰之漸衰者盛之機）○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illegible]）陰陽之二氣（即剝復二卦則可知矣）始終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

丸○銀光猶 疑頗○斯言足千古之 三○近一遠 ○圣天側

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剛明公義皆君子之行也）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柔暗私利皆小人之行也）

沈括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如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朱子曰世俗桂斷白兎相傳惑矣或以月中黑處乃天地之形影非真有物也斯言頗理足破千古之疑○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上下弦則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陳潜室曰日蝕月蝕於人事必有災異故聖人畏之則身修行慝可弭也○朱子曰帝座常居其所如輪之轂如磨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胡致堂曰陰氣

身修行

○鞭鼓誕

所

○聖人復起不去易

○天地間义氣

○天地自然之數

○天下奇觀

此理最妙

○陰陽升降大節

○各有一乾坤

○五行造化發育之具

陰聚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
去易矣非為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說
天地間義氣南軒指雷霆言○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
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又六者陰數
太陰玄精石然大陵蓋天地自然之數○高山無霜露
却有雪某常登雲谷晨起但見煙霧在下茫然如大洋
海衆山僅露峯尖煙雲環遶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
觀也○程子曰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
一陽未生然而梅發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个陰
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个榮枯分限不齊此各
有一乾坤也○周子曰五行序各參差而造化所以發
育之具
吳臨川曰揚子雲以歲氣起冬至者宜契先天始震終
坤之義

地理 附潮汐

呂東萊曰關中是形勢之地（關中大險之地故開洪公開[illegible][illegible]是也）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須

要先天之
义

都關中欲施政令須都洛 [illegible]

陳潛室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為正道一自河 [illegible]

南入為間道一自蜀入為險道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 [illegible]

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 [illegible]

馬古州曰朔生為潮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 [illegible]

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長晦朔弦望潮汐應焉 [illegible]

潮汐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 [illegible]

則汐於亥潮辰而盈而辰而縮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 [illegible]

後三日魄見而汐湯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汐微仲秋月

○風水極佳

○南北咽喉

○三闕之說

○真人畫其說

顏以論考

明水落而潮倍，藏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盛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朱子曰：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繞，海島諸山相向，右河志遠直太山湊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廬山諸山；第三重有五嶺至明越。○自北纏繞至南海。○荊襄為南北咽喉地。三○黑水為之。○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都也。○吳臨川曰：天下有原之水，河為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源也。

鬼神 附祭祀

張子曰：天地之雷霆，莫不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

張南軒曰：鬼神之說，不越數端，而語其德則誠而已。學者

誠能致之以窮其理則不為衆說所咻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為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辨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為異說所溺矣

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知事此者為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

○聖人有鬼言 ○二說皆精切 ○斈者須識其名又別是一般道理 子產知鬼神之情狀 ○元城於氣剛大 ○子產得聖賢之遺旨 ○古人極有深意

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

分為謝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問鬼神有無程子曰為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為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陳北溪曰程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云鬼神者二氣良能二說皆精切○真西山曰天之神曰神地之神曰祇人之神曰鬼斈者亦須識其名又○朱子曰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劉元城死時風雨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只是元城養得然氣剛大所以散時如然○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理斯言亦真得聖賢之遺旨○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氣者共是天地間公共之氣天子之心負荷天地然氣便與天地相通吞其之心負荷萬世然氣便與萬世相通無共負荷之心則便不相通矣○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消說與○陳北溪曰敬鬼神而

○天地闔公共之氣○古人交神明之道○兩尽幽明之义

性者天賦於人

遠之始而盡幽明之義文公說專用力於人道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者語示人極為親切矣

性命

程子曰天之賦與之謂命（分所說其流行賦予於物者言之）稟之在我之謂性（性則說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為生者言之）見於事物之謂理（理則說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實是未嘗不同然其示入之全又須分以其理而言性又其性而言知天命也又性之所得其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所以而元來也）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並舉則各有所主言）

吳臨川曰性者天所賦於人（本元來無之分）命者人所受於天（本元來自治之命）天之賦於人者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者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紐于形氣自在深乎）（物於之蔽）泯而其善則一也（善者受之道也）

○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一字有二义

○圣人因事以制名

楊龜山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陳北溪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

性 附人物氣質之性命才

程子曰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渾然而心則形乎知覺也）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情是性之用也以動言）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耳

李延平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也能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二○理一見

○程子兼然千古

○聖賢未盡之意

○程子甚爲有功

○康節數句極好

○橫渠不易之論

四字最為

天下之理無異道天下之人無異性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理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

蓋論性而不及氣則昧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矣論氣而不及性則昧天大本之一而太極之理分明矣

朱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康節這數句極好○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本無妄也烏得并與其真而無之哉韓持國無

端的
○韓公見
譏於明道
○諸子中
最為近理
○孟子言
有根抵
○孟子實
淵源於夫
子
○營屬森
子
○及本窮
源之性
○三人一
自別色
○程張未
易量論
○人不可
不加澄之

真假之喜所以見譏於明道也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
而今之言性皆雜氏老所以在諸子中最為近理
張南軒曰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以孟子之言
所以為有根抵也○陳北溪曰孔子繫辭曰繼之者善
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非有二
本也○程子曰會然之性却有繼不待學不待數如昔
欒恭予○孟子之言善者乃及本窮源之性○朱子曰
呂與叔云性一也流形之外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
人焉告一目而別乎色一屋乎密室一屋乎帷箔之下
一屋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
其所受稟有厚薄偏○程子言性即理也張子又言由
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合性與知覺有性之名皆不易之至論也○程子曰性
猶議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濁有流而未遠固已漸
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人
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之勇則疾清用力緩怠
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只是元初水也○韓退之說叔向
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其無足怪其然便宗

法○只是元初水○後復可无此惡○澄清求濁之久○孔孟言性之異○如寶珠在清冷水中○張程有功於聖門○此中最宜分別○灯火紙罩○白米赤飯

得惡氣便有疵宗之理所以開其声而知之也使其去李以瞞其氣後其此可無此患○澄濟求濁之濠乃色

山指友氣質之言○孔孟○言性○之異界而孙之訓構乎氣質而言故曰近孟子專言性之理故曰善夫子

氣稟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氣稟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

水中揩拭此珠也○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性者渾然天理

而已異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性有清濁譬如着些物蔽了發不出如

燈火紙罩光依旧在裏面只去了紙便見光○有一般人稟氣清明而行為不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亦

清微但泉脈從泥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先井以之煮白米則成亦飯○程子言孟子所以独出諸儒者以

其能明性也○朱子曰孟子所謂才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不善也伊川所謂才是指氣質而言氣有

清濁則才亦有清濁也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左容

不可不察

○孟子獨出諸儒 ○伊川語意尤密

○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聖人之心明鏡止水

○聖人之心與天為一

○懸鏡空中

○君實自謂得術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此以未發之先言之）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此以已發之後言）

李延平曰心無私主（心無私主者不是硬持不理會只是虛之謂也）有感皆通善則好之（言好惡未善一出于公心也）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神明不測之神）之化

程子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與赤子不同○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為一或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變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察及有所著便差其中有甚定形不著卻御是為害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如又為中繫縛○尹和靖曰橫渠云由知覺有心之名以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

○釋有得凉

○道心如將

○一片虛明境界

○万世心學之綱要

○六經不言无心

為感而遂通便是知覺知覺即心收至於操存得凉是知覺也自人心而收之則為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奔使道心如將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閒人心與道心為一恰是無了那人相似○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虛明境界來有箇著此時只可謂之中○

吳臨川曰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實万世心學綱要

心性情附定性

情意　志氣　志意　思慮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釋子之学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漢人雄揚子雲法言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發洩也故易止言洗心洗心退藏於密盡性以至於命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養性

胡五峯曰探視聽言動無息至誠無心之本可以知性察視聽言動

○性立天下之有
○情效天下之動
○心妙性情之德

（流行不息）不息之際可以會情視聽言動道義明著孰知其為然心
視聽言動物欲引取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
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
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
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
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
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
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

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

（[illegible]）

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

（此段 [illegible]）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

（[illegible]）

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此段引易以結上文 [illegible]）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 尚何應物之為

○聖人喜怒不繫於心

○君子之學以求定

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在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物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

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以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

○二者自反去蔽之方

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游泳涵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真西山曰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邪正之分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窮山極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義

○此條最為警書

○見影知形之意

○全夫一下難得

○橫渠此語大有功

○生龍活虎

○措如拼平

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跖之所以分也）堯舜跖之所由以異也可不謹乎

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然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夫心一也有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橫渠云心統性情也此說最為穩當○性不可言觀情之善可以見性之善如見影知形之意○陳潛室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功夫只在心裏著力一齊而兼得之橫渠謂心統性情此語大有功○明道定性書都不見一箇下手處然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乃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是見得他如此龍活底相似更把捉他不得○朱子曰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

○虛舟入水

○致思如掘井

○道不離物而有道

自然入若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橫渠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的出來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道 理 德 仁

胡五峰曰道不能無物而自道（[illegible]）物不能無道而自物故離（[illegible]）

物求道者妄而已矣（[illegible]）

呂東萊曰（[illegible]）夫道非窮天以為高（[illegible]）非極地以為深（[illegible]）所性之中

固有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illegible]）

黃勉齋曰（[illegible]）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illegible]）

為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

以方化流行

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欲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役志以氣蔽理以慾昏性以情繫鄉之不可離者梏亡矣基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修矣礼以天秩典以天敘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終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之當然而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之

○循理則與天為一

○君子須於異中求同

○道未始有天人之別

○論心術無如孟子

帝王參天地賛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千百年致治之盛常如一[言其功之不息也]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

謝上蔡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見大雅詩]左右[[illegible]與理為一之相左右而不離也]

呂東萊曰天下事[事物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即天理]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

貴又几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illegible]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說必有事焉公既如[illegible]

○至人孟
之至
○兩着果
書和説
○二字亦
有分別
○象上拖
親
○觀轉遼
便知造化
○靜中皆
有春意
○雖継可
判仁
○心 聖表
經
○天心所
以至仁
○轉韻國
釀

死厥則却於何處有棗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
實至人虛之至以擇善自精
明道先生曰道則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
陳北溪曰道理二字亦須有分別萬古通行者道也万
古不易者理也○象上推循朱子指物有理言
許魯齋云事物又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在聖人觀轉莫
便知造事或觀撒舉道而得運筆意亦以類也○觀物
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脈最可體仁○觀雞雛此可觀仁
蓋小小之物生理悉具○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
○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仁者
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是那
滋味藹乎若春陽之溫泛乎若醴酒之醇此形容得
仁底意思○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進其端又自明
義利之分始○用天下至微之物皆得天地旅生之心
以為心故自心中發出生意又成無限物且如遠實之
中有所謂公旅者便慨然如一根之苗○
吳臨川曰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之濤最冬聖人之

○春陽醒酒　○求仁豈自架能始　○么荷　○全人之仁如天地　○四端禮為安主　○堯舜湯武与天地同其大　○睟然又擅而平　○忠恕形影　○本根枝葉　○恭敬如形影

仁如天地亦惟上古
聖人之壽最久

仁義禮智信　誠忠信忠恕恭敬

張子曰仁不得義（有斷斷）則不行（行與仁也）不得禮（有莊敬）則不立（立與仁也）不得智（有是非）則不知不得信（有誠實）則不能守（守與仁也）此致一之道也

四端迭為賓主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番出

西山真氏曰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充之也○朱文公說最為得蓋人之所以為性者五○陳北溪言程子曰無妄之謂誠晦翁又增不欺

宋曰真實無妄之謂誠○謝上蔡曰忠恕猶形影孔照忠做恕不出來○朱子言忠是本根恕是枝葉○北溪言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恭敬不是一物如形影然

性理約義四卷終

論題

○聖人繼天立極

○聖人脉明道統以示天下

性理精纂約義卷之五

道統

黄勉斋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二氣五行）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為形魂魄交而為神五常具（仁義禮智信）而為性感於物而為情措諸用而為事（性情體用）此道之（董子道之大原出于天）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最秀而最靈於是繼天立極（天之道立人之極）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中即太極也此堯之得於天者而舜之得統於堯也舜

○以文制事

[illegible]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也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此言湯之心法以見得統于禹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illegible]）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此言文王之心法以見得統于湯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即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即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illegible]）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illegible]）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文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illegible]）即文王之所以制心也義即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周

〇孔子得統於周公

〇周子繼孔孟不傳

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此叙孔子之心法以見得統於周公也　顏子亦前之說）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教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慎獨次之以智仁勇而終之以誠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先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子思得統於顏曾而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若夫以誠為本以欲為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曰遜業[illegible]

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出伊川語錄）用而為四箴以着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為入道之序外有以極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燦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常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韓公說得畧似
○三先生有功於世
○万世道德宗主
○主張斯文為己任
○吾道正脉
○聖人之心无喜怒
○聖賢大同之中有不同
○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

朱子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韓公依稱說畧似指說道理言○三先生有功於世指周子二程言○萬世道德宗主指夫子定六經言○主張斯文為己任指宋儒言○聖經継作前后相承吾道正脉頼以不墜

聖賢

程子曰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喜之因人也）聖人之心本無喜也（不作好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怒之亦因人也）聖人之心本無怒也（不作惡也）○聖賢之處世莫不有大同之中有不同（即說同中有亦異）焉不能大同者是亂常拂理（乖戾常道拂逆正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污（泥隨流俗習合污行）而已

許魯齋曰聖人以中道（不偏也）公道（不私也）應物（接應事物也）而已無我（不分人我也）無人無作為（不好作為也）

○聖人以天下才治天下事

○剪綵為花

○聖人功高天下

○聖人應事如水

○二者氣象如何

○李者須識得此氣象

○孔子自誠而明

○兵印將符

○聖人欲有為

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但精微之理聖人之能事也 此正是无人无我无作為之實行也中道分明皆在其中矣

李有必識聖賢之体聖人不獃化工也賢人獃巧工也剪綵以為花設色以盡之非不究然肖之而欲視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張子云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胡五峰曰聖人之應事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憂世之心與和樂之心二者氣象何如朱子曰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聖人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去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為之者李者須識得此氣象

孔子

程子云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所載者自誠而明也○朱子云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权柄不入于手若得權柄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陳恒弑君孔子沐浴請討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為也○呂東萊云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己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於天下皆如

○ス人之
於天下皆
知此
○須子所
以大过人
○顏子僻
於湯武
○所至要
於圣人
○着参圣
人实在此
○圣人心
知百分称
○曾子气
象浑好

顏子

程子云顏子所以大過於心若只是得一善拳拳服膺
與去處究耳顏子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
是與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可謂大勇食○
參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參顏子陋巷自樂
以有孔子在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張子云須去中道方謂之極善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
至顏子雅意直是要做圣人○朱子云顏子渾渾無根
迹後於湯武○南軒云顏子所至董於聖人○顏子不
遷怒不二過以能問不能云云善與聖人實在此
陳潛室問聖人心如百分稱體純老明渣滓渾化故分
毫欠皆點破顏子猶未免有脂欠故謂之心粗

曾子

程子曰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太○程子云曾子易簀
志於正道○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

〇曾子志於正

〇曾子父子相及

〇曾子独得其傳

〇天王所以保天下

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点當下見得甚高做処却又欠闕

子思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所以独得其傳観子思之標使為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之類底是甚麽様剛毅

孟子 附總論

胡五峰曰孟子生世之大弊（王者之不作也）承道之至衰（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蘊經綸之大業（坤水泛濫四行詳見孟子本篇）進退辭讓執極（然書不廃也）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於横流使也天下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謂大威力前有之事也）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大夫（居仁由義之事）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春秋繫王於天以存天王）所以保天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仲尼元氣 ○顏子和風慶雲 ○孟子太山巖巖氣象 ○孟子有功於聖人 ○二字其功甚多 ○尹子精通於易 ○楊子善論孟子 千門万戶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太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

程子云孟子有功於聖人為仲尼只說一箇仁孟子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尹和靖云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不為知孟子者某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易也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豐實適抓懸物指孟子論養牛制產言○程子云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

○聖賢廞
机應物
○明揣擅
係
〃光不
可及处
○得聖人
之道者二
人
○孟子功
与禹稷並
○聖人德
塞與天為
一
○壁立千
仞
○退之說
得舜
○不露便
是孔子

愷弟孟子儘雄辯○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雖似聖人綏斯來動斯和然是不可及處○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此禹稷並○謝上蔡云孔子言天地斯文云云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語自不死耳○孟子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聖立萬但惟其從有大底氣象所以未至聖人地位○尹和靖云不須如此較優劣惟恐之論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軻死不得其傳却是○朱子云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一節晉菴之當可及乎哉底言語可見○顏子不露底是孔子也至吾何無許釁畜云陽貨以不仁不智刼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

孔孟門人

程子云子貢亞於顏子指智言○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又孔程受命

○聖人戒
得甚關戒
○子貢盡
於類乎
○二夫子
適於人
○子路所
然甚定
○鳳凰翔
於千仞
○点有康
節意思
○吳公得
聖人之一
体
○二事得
矣
○南方之
季得其精
華

若納劇貴則失職與叛非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非辭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
無典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悝既被脅矣與子路不得不死耳然庸黨之事則過於勇暴也○或問夫子許
路升堂其品節甚高何所見揚龜山曰觀其死而不忘其纓結非其所养素定何能爾耶○朱子曰曾點之志
如鳳凰於千仞之上○曾點有藥郎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吳公言體悅周公之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
遂因文學而得聖人之一体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礼樂為
先路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爾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
又當敬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季得其情事者乃自古而已然耶

諸儒

周子

○光風霽月

○

○尚友千古

○庭草交翠

○善形容 石頭容象

黄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有規矩可法）好讀書（濂溪學記）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名菲於奉身而燕及婢婺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朱子曰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剛毅果斷）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

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讀也）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交加也）

李延平云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朱子云周子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

○仙風道 ○[illegible] 纓而樂 ○一府皆傾 ○百世聞風興起 ○宋朝超出百代

襟怀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奇者○廬山之麓有濂溪焉衆清絶寒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寫濂溪之號○孔經甫嘗祭以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考從容和毅一府皆傾○百世聞風興起（指周子言）○周子二程嗣往聖開来哲繼天地正人心使孔孟絶學獨盛於宋朝而超出乎百代

程明道

伊川序曰先生資稟既異（資者氣稟所得之於天先養有所成之於人也）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斷制也）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待人接物）孝弟通於神（事親於弟）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日也）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及時之）雨之潤（時之雨）胸懷洞然徹視無間（通達也）測其蘊（中之所存也）則浩乎若滄溟之無（求之大海也）際（涯際也）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謂言之難及也）知（此叙其學問功）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

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献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覯德者心醉

呂藍田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氷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

〇先生得聖人之誠

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及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此叙其見道于一也[illegible]而不去[illegible]）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能易其養之成也（此叙其充養之粹致和樂之熟至）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訪[illegible]張[illegible][illegible]之措也（此叙其自任之重故事志之遠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此叙其自信之篤故去就之[illegible]）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

朱光庭曰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先生之學以誠為本　誠者真實无妄之謂）才周萬物（周知也）而不自以為

玉色金
聲

○天下一
人

○渾是一
團和氣

○天下完
人

○明道去
就分明

草盆

高學齋三才而不自以為足德行著乎幽明也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為異照見識

明照古今之理也識古今而不自以為得與陽同休與處同喜……

朱子賛曰暘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冬春之際暘如今春之不絶瑞日二句言人之仰其德者如瑞日祥雲之可見被其德者如和風甘雨之蒙物也

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其末二句言其實只至人之德而有得其位以行其用則其德所施於天下矣

龜山云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如伯淳將做天下一人

看○上蔡云明道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邢河間云明道先生天下完人○武夷云聖人志在天

下国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

馬温公温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温公其意

直是眷眷在天下国家雖然如此於去就了却分明不

放过一步○張范陽曰明道窗前有草茂覆砌或劝之

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畜小魚數尾時時

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陳忠肅公常作

責沈文曰號諸梁当世賢者曾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

○欲說方物自得迹

路之不对也范淳夫論顏子不迁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
之子問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
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

○咏中庸作貴流文

程伊川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於朝曰程頤（伊川名）之為人言必忠信（言其言皆忠正也）動遵（言其動遵）禮（[illegible]）義實儒者之高蹈（謂獨行也）聖世之逸民（言隱遁而隱者）又曰頤道德純備学問淵（深也）深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出孟子）先覺

○圣代之真儒

聖代之真儒也（醇正之称）

朱光庭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解見上文）而無一毫之為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善也）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学

則博通古今而無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

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見得道理分明

龜山云伊川論類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饑死非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道這樣話

○伊川深識聖賢氣象

張氏云伊川深識聖賢氣象如孔子元氣景星慶雲之類是也

二程總論

胡武夷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而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

○二程功比孔孟

毀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其行已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也

胡五峰曰二程倡久絶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

伯淳優於正叔

說然欲李聖人

伊川見其高

明道可

之故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以為行道之兆也之不見諸侯也守己之正也此亦何害其為同哉○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工造至其極則可以奪天工之巧也

張南軒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益加精密也窮理浸明浸漸也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以志完云伊川對鮮于侁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朱子云明道可比顏子○又云某幼時讀程張書至久之但覺其指義深遠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

此所祭……

……氏以求一人

張橫渠 覺得張夫子造道……[illegible]

朱子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 [illegible]

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illegible]

真西山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今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illegible]

〇不雜者三人
〇張載學有本原
〇一見知其遠器
〇儒者自有名教
〇孟子以來未之有
〇撤虎皮也

程子云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呂與叔言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呂藍田曰先生少喜談兵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

尹和靖云橫渠坐虎皮談周易及見二程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說者亂道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邵康節

程子曰先生（少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illegible]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

氓而不得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 揚也
嘗及其惡故貧者悅其德 心愛之也 不貧者服其化 心服之也

朱子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 贊讃 挺生 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 歷覽 一一
一陽生於震為月窟一陰生於巽為天根關中有斯理也今之多所得先生知之矣
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探古竟際
○內聖外王之道
○空中樓閣
○千古光霽二代一般
○英風流令宋

程子云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死所用於世開先生明日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堯夫詩云月風花未品題他把遠將事便此處弄說代一般

堯夫詩云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張嶓曰王頵長於易聞先生篤志愛而欲教之既與之語三月得所未聞始大驚服棄其學而事焉○朱子言康節時可為則為難若不便抱身退乃張子厚之流也○康節李挺之請曰願先生欲開其端毋竟其說也○康節極好

○二月得 衍未聞 仁康而广 号之祀 仁康曰呌 意性好

二程門人

廣平游定夫 名酢

上蔡謝顯道 名良佐

龜山楊中立 名時 謚文靖

藍田呂進伯 名大忠

汲郡呂與叔 名大臨 大忠弟

呂和叔 名大鈞

壽安張思叔 名繹

和靖尹彥明 名焞

華陽范淳夫 名祖禹

永嘉劉元承 名安節

河南朱光庭 名公掞

東平馬時中 名伸

劉質夫 名絢

李端伯 名籲

范巽之 名育

楊應之 名國寶

蘇季明 名昞

邢明叔

王信伯 名蘋

侯師聖 名仲良

周恭叔

郭沖晦

○呂子約 論選舉狀

朱子曰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此論最善

○呂和叔 至誠敏德

蔡覺軒曰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

胡武夷曰龜山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閑居和樂

○風力甚勁
○以聖門事業為己任
○識者方之季路
○吾道南矣
○文定以諸最公
○控搏逐曲辭交
○三代以來无此議
○只是去矜

色咲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御薄之態自不形也

程子云呂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真西山云和叔為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為己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之者方之季路○陳氏淵同明道在潁川時龜山往從李及潘從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龜山之出人多敬之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比之極好其言曰當時若去多聽用決須救得一半然識最公○蔡覺軒言李端愿事如控搏逐曲辭交絕析如意○真西山云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伊川之意伊川一日看唐鑑謂客曰三代以來无此論○謝顯道別伊川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後做得甚工夫曰只是去却矜字○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鬥靡為去若[illegible]道看史不差一字則意思自別其正為己為人之分只伊和靖處進士奉策問欲誅元祐賓人和靖曰尚可以[illegible]

〇簡學
〇為己爲人之分
〇賢哉母也
〇伊川蓋有深意
〇關中三傑
〇漢唐諸儒無近似者

干祿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為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應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伊川謂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伊川特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嘗以語人人亦非自是乃欲人人識得先生意公後調萬年主簿數以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鄠縣薄張山甫主武功薄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号為三傑

羅從彥
字仲素號豫章

李延平曰先生性明（剛敏）而修行（自然言　完全）完而潔（潔淨）擴之以廣大體之以（即謝博之又）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致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所以然也

○龜山倡道東南○羅公一人○三日暑汗浹背○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作何氣象○有德有言之隱君子○歛敵不忘君之心○先生充養純粹

朱子（名熹字元晦號晦菴）曰龜山倡道東南（東南謂閩自龜山倡）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羅從彦）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李延平云先生少從吳國華學后見龜山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朱子云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功兼亦是養心之要○陳氏協云羅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所著遵堯錄八卷因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聖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石作俑創為功利之圖浸兆裔之禍是其歛敵不忘君之心歟

李侗（字愿中號延平）

朱子曰先生資稟勁特（剛健也）氣節豪邁（英雄超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謂光明廣大有明學也）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和）色溫言厲（溫之謂）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方正周密）

○自然之中有成法

○事間不了

○冰壺秋月

○真得龜山法門

○顏子正是如此

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朱子云羅公嘗言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〇〇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常無甚異同頗如也真得龜山法門○先生之涵養常在日前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胡安國 胡寅 胡宏

公嘗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

○劉大正氣死愧古人

○松栢挺然獨秀

○張侯一人

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illegible]其正色危言撼經綸事剛大正直之氣忽無所愧於古人

張南軒曰五峯先生[illegible]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身体力行]至到[全析也]析太極精微[情深會覺]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究極也著作皇王大紀]綜事物於一原[錯綜]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皆修可舉而行[illegible]先生之於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

謝上蔡云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張仲良云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

○文定有功於斯文

○致堂豪傑之士

○制治著述

下康侯一人耳○張南軒云文定自得之奥在於春秋彼遇明時挑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時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為可謂有功於斯文矣

朱子云致堂讀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殺丞后歎孔明出師表誦張正叔自請人自獻於先王之陳了翁奏狀明仲可謂豪傑之士也○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

朱子（朱子字仲晦號晦庵） 熹

劉屏山作元晦字詞曰木晦於根春容華敷人晦於身神明内腴、

黄勉斎曰自韋斎（朱子之父諱松字喬年號韋齋取佩韋之文）得中原文献之傳聞伊洛（二程也）之學先生早（朱子嘗自誦大學中庸）歳已知其說而心好之（乃於致知誠意之地）韋斎病且亟屬熹曰籍溪胡原（与[illegible]同居倡也）

五文

十六

○三人李有淵源

○敬者班以成始成終也

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憾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禀學焉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故其得於己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

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終始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

○海濶天高

吳草廬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開廓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景星慶雲

先生自題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百世宗師○六書飲食裘葛○史家矩繩○文字高絕一世○博約兩極其至○朱子功不在孟子下○三世一徹○孔孟正宗

○朱子紹道統立人極為百世宗師不以用舍為加損也學庸論孟小學近思錄凡六書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綱目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矩繩文公文章宗字高絕一世○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也○朱子功不在孟子下措顯明聖學言

朱子門人

勉齋黃直卿（名幹諡文肅）　西山蔡季通（名元定諡文節）

九峯蔡仲默（名沈諡文正）　陳才卿

余正叔　方賓王

廖子晦（名德明）　徐子融

黃瑞節云蔡氏祖子孫三世一徹朱子存神與所以徹其子者不干利祿而又丕負之學其志趣高遠非人所及○元定之一祇發元定曰與孔孟子語錄鄧氏統世孫近子常言造化微妙惟深

○源流皆有成法

○季通以易象皇極春秋畀三子

○仲默不愧父師之託

○吾道之託在此

○學莫先義利之辨

○南軒擴前聖所未發

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又曰季[illegible]

志孝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使予[illegible]

誤嘆然一新而遡其源流存成法○季通嘗語子

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沈汝宜演吾皇極而春秋則沆

一焉知方爲○李士英言仲默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

以聖賢爲師其於易範說書闡發尚微其不愧父師

之託哉○朱子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

曰吾道之託在此無憾矣

張栻 字敬夫號南軒

朱子曰先生嘗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天理人欲）[illegible]義也者本心之所

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

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

亦可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illegible]

張

○同於桂

功

○一見知大器

○聖門有人

○千載一

贊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王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佗佗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覌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朱子云胡仁仲一見南軒知其為大器○南軒問孔孟論仁親切之指退而思之若有得也以書質焉仁仲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仲舒武侯二程發明之而學者莫之信張忠献公偶明大義以斷国論胡文定公論說遺経以開聖道與濂為程氏之遺千載一鑑者物夫則忠献公之嗣子[illegible]

○見怒如架屋相似

○正意見不可无

○吾儒万理皆实

峯之門人也○南軒見怒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呂祖謙 字伯恭號東萊

朱子贊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

真西山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学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

陸九淵 字子靜號象山

朱子答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與王順伯論佚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殊不知吾儒万理皆实釋氏万理皆空

真德秀

李真卿曰朱子沉潛乎性命而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沉潛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於道一也朱子之道不盡行於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於世蓋將公利澤於民物所遭雖不同其衣被萬世亦一也

虞邵庵曰先生大學衍義之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之治據已往之迹以待方來之事慮周乎天下憂及乎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

魏華父（名了翁号鶴山）

虞邵庵曰魏氏之學即物（格物之謂事也）以明理（致知行也）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文章小藝也）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易大会通以行典礼也）之太本諸乎屋漏（手視之處中庸注屋漏室西北隅也）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至著之物）巖巖（岩高峻貌）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平也）險而變而立言垂世又廷以作新（知康誥作新民之意）乎斯人盖庶幾乎不悖不惑（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俟聖人不惑）者矣

許衡（字平仲号魯斎）

歐陽圭斎曰先生自謹（學者有所得於己）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義精仁熟躬脩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形容其廓然）

○太空晴云

雲錡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折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吳澄

曠古一人　中興豪傑　師表百世

先生嘗曰孟子願學孔子曠古一人豪傑之士也孟子啟千有餘年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於斯乎又百年來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

揭氏傒斯云吳先生磬研大經疏條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龜未獲任君之敬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才一藝所能辨哉

性理約義五卷終